

流年碎影

邢公畹日记里的高河阜和准提庵

邢沅 整理

整理者前言：虽然我从没回到过故乡，但高河阜、准提庵这两个地名对我却是那么熟悉和亲切，它们在父亲的日记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民国廿六年（1937），日本战机轰炸了安庆机场，作为家中的独子，爷爷、和奶奶让他和大姐邢佩芬搬到高河阜（如今叫高河镇）表姐夫家暂避。父亲的姥姥叶家也是安庆的的大户，叶家表姐嫁给了高河阜一户王姓人家。

八月二十八日

生命要经过机缘的网的渗滤。
十二日，敌在安庆掷弹八枚，落机场，死一人。其后的几天，城里的人便纷纷搬往乡间来了。我于十五日偕芬姊搬到高河阜王表姐夫家中来。父亲、母亲与芳妹仍留家中。城中每日皆有警报，故心中极不安，常往防空监视哨房中去打听消息。

这村庄面临着矗入云霄的天柱山。黄昏时分，环绕村庄的树动摇着巍然的黑影；水塘里泛出黄昏的天色和云彩；远近的田里的稻全都收割了，一片黄色的稻草簇，堆成一丛丛蒙古包似的。白天，农人们把正割下来的稻束用力朝一个黑色方桶里击打，这桶摆在田中。入夜，犬吠闹成一片，使人心惊。

人之毅力当以生命作试验，则我是一个地道的弱者。

八月二十九日

村中过兵，向村民索蔬菜。夜偕王家大伯及弟弟等提灯往圃中采南瓜及姜等，得数大篮。

高河阜之糖坊甚多，新谷茁后，制以为糖，熬之以为饼，味极鲜美。街甚窄隘，然店铺甚多，街北端有巨桥一。桥畔有一庙，雕塑手法极劣。

九月廿二日

回安庆后，心境恶劣，无以自遣，生丁乱世，夫复何言？对着心爱的祖国湖山，哪一天再欣逢蜜一般的阳光呢？帝国主义从速崩溃吧！敌人的飞机大炮不知吞噬几许前线英勇战士的血肉了。为什么我要自重如此呢？我仅遭空袭而已，便忧抑到这样，要是走进敌人的大炮的射程之内的地方，又该要怎样呢？

朋辈散失如云，不知近况，聊复怅惘。

朋辈散失如云，不知近况，聊复怅惘。

午，大舅父来，饭于我家，谈水满泗州城故事。

九月廿三日

街灯的光从大雨中穿进窗来报着平安，这是说，“没有空袭”。

我们面着死，如被监禁在死囚牢里等候最后的审判一样。老年纪的有地狱和天堂来安慰寂寥的身后，而我们这一辈子则是硬邦邦的一个死，但为了全人类的光明的抗战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死吧！谁也逃不了那终极，如同逃不了那极艰难的课程的考试一样。

芳妹自师范学校毕业后，教厅命令她们每人要在自己住所的附近办一个短期小学，芳妹是办在铁佛庵里。今天上午，芳妹学校里的孩子们响应政府征集铜铁的运动，在大雨中搬了许多破铜烂铁：锅、铁锁、钉子、桶箍，甚至自己玩着的毽座，那上面还好好地连着鹅毛管，以及其他许多不知名的叮叮当当的东西。天真的脸上露出服务的快乐。

静来信，仍然是怪僻的脾气。

九月三十日

昨夜又有警报。

对于“又过了一日”的事，往往怀着极其奇怪而又空虚的感觉。但我们间壁姓胡的邻舍，他们前屋有人在打牌，后屋有人在拉胡琴唱戏，都是一些流氓和地痞之类。

十月十五日

警报太多，城中不能安居，七天以前，我们全家便已搬至准提庵二十二号来了。白天远山的云霞和夜来梵呗的声响，几乎像是使人离开了时代的大潮似的，但每天都有很多的伤兵从门口过身。一有飞机掠过天空，人们仍然吃惊。大前日，许氏姊妹三人来谭，昨日平哥、老赵、刘守宜、王成荃四人来谭，云学校中，我系新开一课，为语音学，毛汶者教，但无货色，故对选课同学非常虚心。

今日安哥为三姨母应七，乡俗“六七不吃家中饭，七七不点家中灯”。亡化四十九日后，为设道场超度，盖使家中人忘却亡人之故也。女房东与母亲谈天，知此地有一俗，即腊月三十夜，用安乐菜（即马齿苋）洗门槛，可祛不祥。

准提庵本名瓦宝塔，相传昔有牧童数辈，聚碎瓦片积为一塔，焚香点火而祷之，因得此名。此盖准提废圯而后，遗瓦片甚多，牧童得而聚之，瓦宝塔之名不得在准提庵之前也。今塔已不存，塔之故址，新建一庵曰镇风，有比丘尼数辈修持其中。

房东为一年轻木匠，目前歇了手艺，替人用手车推租米上街。同住有老吴者，是个卖山芋的。此人前曾充修筑汽车公路之小工，生活经验极丰富。

迎门是荒山，山上的山草和兰花甚多。山脚插入田亩中，田里开遍荞麦花，粉白中夹着点红，田坝上亦开满蓝花，目前告予，名曰洋干泥。

十月十九日

静兄嘱星期日晨进城，助彼批

阅学生周记。今日自城中返，出城后，见村间店铺之土墙上有墨写招牌，横书“许春森精治铁打损伤”。下午，偕老刘等游于荒山。山中有草伏地生，土名鸡冠，根可食，甚甜。茅茅针亦可食。

十月廿一日

昨日芳妹自城中携花生米一包来，包纸系十六日《申报》，上载郭沫若氏日记，题为“在轰炸中来去”，知渠现在南京，今日取而读之。

晨又有警报。平哥、隆泽搬到此地二十九号来。早晚过往语言，当不寂寞也。

十一月二日

天气转冷，水寒有些咬手了。昨夜大雨，直至今日上午没有停止。我们的茅屋到处都滴滴答答地漏，床铺上蒙起油布，可是草柴全都浸透，烧不着了。司空图所谓“赏雨茅屋”则是揶揄矣。

生活条件愈窘迫，则生活意志当愈坚强，生活可愈加趣味化。

松井石根告意、德记者云：“十天以内可以占领全上海，比京九国会议是多余的。而在必要的时候，将进取南京、汉口。”亲爱的祖国：我要枪，要炸弹，我们要毁灭日本资本帝国主义者的一切，用冲天的火焰、猛烈的炸药，将那所谓帝国变成丘墟和汪洋大海。中国将新生，全世界被压迫者也将新生。这是绝对的事实，可以预先写下来的人类伟大的历史。

十一月四日

第一次听见步枪、机关枪与钢炮的弹雨的声音，极为恐怖。细绎其故，盖置全家老小于一种危境中为人情所难堪。设一男子只身入危境，则洒脱多矣，且家人恐怖之感染较之自发者更为强有力也，此其一。各种有威力的声音之发出皆与自己无干，易言之，只可受而不可施，此其二。住在天罗地网似的小城市中，无一简陋之防空壕以安慰之。

十一月廿一日

嘉兴陷落，政府已迁重庆。

这一天，这个凄凉的小城里正落着雨，街上走路的都发着愁。据武者云：长兴亦已被占，广德昨夜已闻炮声。如果是实，则敌人又有从西南面进攻南京的计划了。但孙家阜以南只有路基，而且天目山也是屏障，则这条路敌人确想侵入也是需要时日的。母校里许多同学已经没有了家，冬天来了，学校要放寒假，他们将踏上流亡的路。家里人预备紧急的时候搬到宿松去，因为对敌人准备长期抗战，长江沿岸的都市都要放火焚烧，使他们毫无所



邢公畹(1914—2004)，原名邢庆兰，祖籍江苏省高淳县，生于安徽省安庆市。

1937年自安徽大学毕业后考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，因时局变动而未能入所，1940年方入历史语言研究所，从李方桂学习汉语方言、汉语上古音、侗台系语言等。

1942年8月到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员，从罗常培学习汉语音韵学、汉藏系语言调查等课程。曾调查布依语和傣雅语。

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，邢公畹随南开大学回到天津。1953—1956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学院、莫斯科大学任教。

邢公畹归国后任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主任、文学院终身教授、汉语侗台语研究室主任，中国语言学会首届、第二届常务理事，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，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，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常务理事。

得，除掉焦土。我沉重地踏在湿了的石板路上，细细地记忆着纸伞上的雨声，因为在不久以后，我在这个小城里只能看到浓烟和烈火了。我身上打了一个寒噤，因为我已经走到这样的一个日子里，一个古老的中华民族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大震撼的日子里。从天上到地下，一切都在震撼，这个震撼能使人昏眩，但也能使人变成钢铁。我很想走出去，但是我没有钱，无路可走。

十二月十四日

冬天虽然来了，然而春天都是咬着冬天的尾巴的。那时候，桃花开了，菜花也黄了，恢复了一切青春的记忆。爸爸、妈妈和妹妹，在朝阳一般的新中国里出现。但这就要在风雪中交付出极大的代价。北大的其他同学都已经到陕北去了。空万念，听死生，千里关山，凭我的双脚哪飞渡，只让生命化成祖国斗争中的一点力量吧！啊！啊！陕北啊，“青年底王国”啊！